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毕四海(中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毕四海(中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财富与人性	(1)
苦楝树	(523)
都市里的家族	(595)
一个人的结构	(661)
车皮“传奇”	(759)
席筒·阴宅	(785)



第十一章

黄 炎

冬天的病房就更像一个病房，如果没有阳光的日子，病房的那种冷寂那种枯寒，简直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每一分钟的枯萎。一个女孩子面色苍白地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好像没有了声息。一个40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带来了一束鲜花，轻轻地把鲜花插进了花瓶里，还给花瓶换了新鲜的水。

我想只有经过了牢狱之苦的人才能够感觉到这种病房的可怕。我知道得了这种病的女孩子整日躺在这种病房里是一种什么境况。我不忍心让她瘦弱的身心独立承受这种压力。我不想打扰她。现在梦乡才是她唯一的好去处。她还是醒了。她的笑总是让我想起监狱里大墙下面惨白的苦菜花，叶片是一点浅浅的绿，花朵是一点粉粉的白，叶梗是一条瘦瘦的线。我说，我不是答应你了



毕四海卷

吗？每一天都要来的。女孩子说……您真好，可是，我爸爸就很少来了。

黄炎说你不要怪罪你的爸爸，他很爱你，他是一个好爸爸。

女孩子说黄叔叔，当年，就是我爸爸把您整到监狱里去的吗？

黄炎无法回答女孩子的问话。他的表情变的很复杂。

女孩子说可是，您从来不说我爸爸的坏话，您是一个好人。

黄炎说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爸爸是我的老师，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很好地听你爸爸的话。他不但教给了我们怎样拿起法律的武器，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可惜，后者我没有学的及格，跌了跟头……你爸爸没有忘记我这个跌倒的学生。你不知道，我坐了3年监狱，我的老师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看我……没有他，我不敢想还有没有今天的日子。

女孩子说黄叔叔，您现在过的好吗？

黄炎说我现在活的很好，我已经是一个合法经营的不小的个体老板了。



女孩子从花瓶里拿出那束鲜花，放到自己的鼻子下面闻着。鲜花把她的面孔衬托得更加让我不敢去正面看这个让白血病折磨得失去了青春、生命变得十分脆弱的女孩子。她说谢谢您，黄叔叔，您每天都给我送来了生活。今天，您还给我讲述了我的爸爸。我一直认为我的命特苦，摊上一个无情的爸爸。我说，相信叔叔的话，你的爸爸很爱你，真的。我在这个生命面前才真正感受到爱的意义。一种冬天阳光似的感觉从我的心中升腾而起。我的心变得很绵软，我人性中的一种美好在扩展，我想一个人若开放人性的花朵，一定要有适时的温度 and 环境的。我不敢说我就是个好人，但我敢说我会绝对会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做出很善良很人性的事情来。我想起了昨天下午在省外事办主任办公室里的场景。我和他很熟，过去，他的孩子跟着我上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曾经关照过他的孩子。他一直对我心存感激之情，所以我也就一点不客气了。我说大主任，我这次到香港去，手续办的越快越好，您要亲自过问过问才行，别官僚。主任说老伙计，什么生意让你如此着急呀？我说，真的，十万火急。主任说你只给了我三天的时间，就是我出国，也办不好的。我说主任，我和你实话实说了吧，我是救人。我已经初步联系好了，台湾的那家机构答应给我联系一种骨髓，我必须马上赶到香港去见见



毕四海卷

人家，和人家定下来，争取早一天拿到……孩子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主任看着我，说谁的孩子？我急忙说，不是我的孩子，是比我的孩子还要让我动心的一个孩子。主任说你和老朋友也保密呀。我说，你要绝对为我保密，她是我老师的女儿。主任说我知道了。我急切地问他怎么样，能够办到吗？主任说老黄，这个事情我办了，3天之内，全部手续办齐全。唉，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呢？我掏出10000元，说谢谢，老朋友，这个给你，你急事急办有难处，该打点的就打点。主任看着我，说老黄，你这是想骂我怎么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告诉清清呢？先不能够和她说。如果我办不好，无疑是把她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子推到了绝望的谷底，她……还能经受得住折腾吗？

毕天成

我走进林书记家门的时候，冬夜里一只知更鸟的鸣叫突然给我一个启示，任何人都有在黑夜里活动的一面。林书记表现得很亲热，他把小保姆打发出去，亲自为我泡茶，拿出他最上等的龙井，还为我削好了苹果。我有点儿不大好意思，过去我虽然也和林书记是朋友，但是那毕竟是上级和下级的交往，他在我的面前还是很矜持的，很端架子的。我说林书记，我自己来。林书记



说天成兄，你不要客气嘛。我说林书记，您的称呼让我有点儿诚惶诚恐，您叫我天成好了。天成兄，林书记说，咱们不是朋友吗？我说林书记，您真的让我好感动。林书记沉思片刻，等我喝了一杯茶，说天成，我在省委推荐年轻后备干部的常委会上已经很认真地正式推荐了你，作为副省长的人选。我一阵感动，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林书记有这样的口碑，他很拉巴自己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你和他好了，或者说你真正让他感觉着是他的人了，你的政治前途他会心中有数。东方省有一支“林家军”，县级、地市级都有。我赶紧从皮包里拿出一卷报纸，把它展开，里边是一张国画。那是黄胄的驴子，画面上有五匹。我把它双手捧给了林书记。林书记也不说什么，接过去，眯起眼睛，开始了观赏。这是行家的读画品画，他的眼睛先是一条缝，继而这条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圆，变成了一个杏核的时候它就定格在了画面上。那一对眸子好像有束束光线不停地射向了画面，把画面上的驴子和蓝天、草原、山岭、清泉、小草、瘦树，一点一点地掳走，攫取，那是在吃画呀。我很注意地看着林书记捧着画的两只修长、白皙的手，它们开始的时候是苍白的，没有血色，后来，它们在慢慢地变着，先是从手指开始红润，这个红润开始是淡淡的一层粉红，然后越来越红白，接着这个红润蔓延



毕四海卷

开来，向着手心渗透、扩展。这个过程足足进行了半个钟头只多不少，林书记才开始由衷地发表评论。

哎呀呀，天成兄，真个是精品上品，那份天然妙趣渗透纸背呀，价值连城，价值连城呀，要几十万吧？天成兄……我可是拿不出来的。

毕天成说林书记，我一文钱也没有花，是一个高层朋友送的。

林书记说那我岂不是要夺人之爱了吗？

毕天成说林书记，您不是说我们是兄弟吗？

林书记说对，对，那我只有高情后补了。

毕天成真诚地说林书记，您也不要什么补，我只是求您一件事情。

林书记说你说，你快着说嘛。

毕天成说，我只求您快一点儿成为东方省的一省之长。

林书记先是一笑，接着却又摇头说命运未卜呀。

毕天成说，您的省长不是已经报上去了吗？

林书记看着毕天成说，官场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知道呀，你真正是一个神秘人物。

毕天成也看着林书记，说我可不是光报喜不报忧，听说，那个汪副省长为此恼羞成怒，专门跑到北京去了？



林书记点头，说老小子到北京已经是 11 天了。他是坐 298 去的，没有带车子。

毕天成说，他再走上层也是枉费心机，他那水平，那政绩，那口碑，那实力，根本就不能望您的项背。

林书记沉重地叹气，他的这一口气是从心底发出来的，难说，我们选拔官吏的体制真的是一言难尽呀。

毕天成说，所以林书记，我给您送来了驴子……您没有听说吗，官场里有这样一首顺口溜——骑着黄驴上北京，拉着齐虾到京城，驴到成功一大半，虾题皇榜有君名。我打听好了，那个大人物最喜欢的就是黄胄的驴子了。事不宜迟，林书记，您快着到北京去吧。

林书记显然很激动，他又不便说什么，或者说什么也不是，便只有一个劲地给毕天成倒茶。

林书记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让我感觉着他还是一个凡人，政治上还没有成熟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林书记说天成兄，你的事情我会牢记心怀的。我笑了一下，您上去了，我还愁吗？林书记感觉出了自己的失言，有点儿尴尬地说那是，那是。我想，我应该给林书记敲警钟了，我记起了他的那个六爻卦中说的“阴风”，我说林书记，咱们还不能够大意……那个汪副省长给您写了告状信，您大概还不知道吧？他已经把信寄到中纪委去



了。他说您包庇孟广太，而孟广太贪污走私，罪名大的吓人。还有……他也把亚飞的事情捅上去了。我紧紧盯着林书记，我看到林书记只是一怔，便什么表情也没有了。林书记毕竟是林书记呀。林书记说纯粹无中生有。孟广太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是有许多毛病，却不是坏人。亚飞，那是污蔑。她什么时候要过什么张来顺的20万？笑话。政治家的基本功是把有斩钉截铁地说成无，说得叫任何人都相信，说得连自己都相信。我说当然都是无中生有，不过，在这种时候，林书记，孟广太，还有亚飞，绝对不能够出任何问题的，这是铁的原则。亚飞，我是放心的，老孟，退一万步，就是有一点问题，也绝对不能够在这种时候动他。真的需要动他也要您来动，还要选择适当时机。这个问题，林书记，您是一点都不能够让步的，您也没有让步的空间。林书记，您比我更明白，反腐败实质上是当今时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汪副省长要抓住孟广太不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显然是对着您来的。他和高长生关系极好，高长生对老孟肯定是一点都不会手软的。林书记，今天要想整垮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高干，只有从经济上开刀。林书记，今后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检察官为自己冲锋陷阵呀。



林书记说天成兄，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高 检

冬天的阳光把省委大厦照射得银光闪闪。这个都市很少有这样明丽的阳光，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盆地加上一家一户各自为政的供暖系统的严重落后，让它得了“肺结核”，它张着口却喘不过气来，还经常把黑烟吐出来。100个冬日难得几个冬日有阳光出现，更不用说今日这样的阳光了。多亏了昨天的第一场风雪，雪很湿润，把都市上空的乌烟瘴气过滤了一番才出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日子。走在路上，我的心绪却没有外面阳光的明快和清丽，几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我的顶头上司为什么突然召开这个座谈会？他明明知道林雪他们好不容易才搞来了一点儿真货，一下子捅到那么大的范围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敢去想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却老是不停地从我的心底冒出来，他和孟广太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深到了什么程度？我的顶头上司召开这个通报会是什么目的呢？我走进林书记的办公室的时候，林雪已经来了，林书记很亲热地和她说着家常。

林书记说林雪，我和我的家属可是好朋友呀。

林雪笑了，说林书记，我是人家的家属。



毕四海卷

林书记说谁是谁的家属都一个样子，是不是老高？

高检说林书记，你们恐怕就不是一个样子吧！

林书记说也对，你总不能够说毛主席是某某的家属吧？

林雪说林书记，天成对您可尊重了，回到家里经常说您如何如何……

林书记说我对天成也是很佩服的。我们缺少的就是这样的金融家，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

高检说林书记，林雪也是金融学硕士呀。

林书记说我的兵，我当然知道的。林雪，我这可不是叫你来管帐的……你还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们组建省公安厅反走私、金融犯罪局，还是我当场拍板定的案，我说，破格录用。现在，犯罪已经向高智商、高规格、高品位发展，我们也要来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林雪说谢谢。

我看看只有我和林雪到了，心想也许是我多虑了，人家领导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我说林书记，我们开始汇报吧？林书记对那几个公务员和秘书说，今天解放你们了，我来为我们的大法官大警察服务。秘书和公务员出去了。林书记站起来为我们倒水。林雪赶忙抢过



去，说我来，林书记。我说林书记，先叫林雪汇报好不好？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重大的突破。林书记说是吗？林雪说我们好像已经捉住了毒蛇的七寸。林书记说那好啊……我想，我们还是要等一等的。我把上官院长、张厅长还有纪委书记也请来了……你们不是说这是一个案中案、连环大案吗？叫公检法，还有纪委的同志及早地介入，比较好。我的心里又被吊上了一个重锤。对于领导的期望往往叫我落空。我说林书记，目前的情况下，我以为圈子还是越小越好。林书记看着我，他的目光绵里藏针，这在东方省的官场里是很有名的。这样的目光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领教了，那时候他更是一个年轻人。这样的目光开始让你感受到感动，感受到随和，接着就是尖锐，刻骨的刺入。林书记说老高呀，怎么，你怕泄密吗？我叫来的这些人，可都是自己人呀。我只好在心里叫苦，嘴皮子却只好说，林书记，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林书记突然话锋一转，说老高，我听说你的大女儿又病了？我苦笑着说林书记，这种病，就是这个样子，时好时坏的。

林书记大叫孙秘书。

秘书跑着进来了。

林书记吩咐，你带上办公室的人，买点水果和补



毕四海卷

品，要好的，马上到医院去看看高检的女儿，代表我，代表省委政法委。

秘书说书记，我马上去办。

高检站起来，说林书记，您就不用……费心了。

林书记很亲切地看着高检说老伙计，你有什么困难应该和我说说嘛……我叫你搬家，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你这个人呀太犟了。

高检感觉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心里闹腾，他只好沉默，没有别的办法。

林雪想说点儿什么，高检用眼神阻止了她。上官院长这个时候进来了，他笑眯眯地进屋，先向林书记说不好意思，书记，对口扶贫的乡长来了……耽误了一点时间，让您等。林书记说，我们公检法系统时间观念最强的就是高检，你这个学生是怎么学习的？上官赶紧说老师，学生不才。随后，纪委书记和张厅长也来了。高检把脑袋仰在沙发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在心里说，看来这个所谓的通报会林书记是用心良苦呀。

林书记宣布开会，首先，他说，各路诸侯都到了，我郑重地宣布几条纪律，这是一个绝密会议，没有秘书，没有公务员，谁泄了密我就处分谁。还有，这个会议不准记录，因为会议还不能够形成决议，我还要向冯书记汇报。还有，这条也是最重要的，在没有正式诉诸



法律之前不能够对当事人形成偏见，他可是一个非常人物，这个人物是我们的财神爷，他的公司是我们东方省的经济支柱之一。当然了，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他触及了法律的神圣，他就是不可饶恕的。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高检和林雪交换了眼神。高检的目光打在了张厅长岩石一般冷峻的面庞上，他怎么也看不出当年的“老虎钳子”对于林书记的这番讲话是一个什么看法。他只是听到了上官和纪委书记随后的表态。上官说是，书记。纪委书记说林书记，我记住了。

林书记说我的态度已经表明……现在，谁先来？

林雪说我来。

我很后悔没有及时地提醒一下林雪，让她的汇报要有自己的保留。她还不知道，在东方省动一些人物，光凭满腔义愤和热血还有法律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我总是感觉着东方省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老是和我们唱着对台戏。

窗帘全部拉上了，门也关得紧紧的，电视里正在播放着一盘录像带，屏幕上出现了孟广太在泰国的“泰浴房”里洗男女混合浴的情景，白、黑、混血三种肤色的



三个女孩子为他按摩……

林书记用遥控关上了电视，他气得把一个杯子摔在了地上，地毯让杯子发出沉闷的破碎声。高检对于林书记的这种失态感到明显的“做”，林书记对孟广太的声讨也有明显的“戏味”。林书记说真他妈的恶心，西风把我们的一些同志吹的不像一个人了。这个孟广太自恃有功劳、有贡献，把身上那些党性、人性都丢尽了。高检看出来，林书记的声讨显然是给下边发言的人定好了调子。

林书记显得很痛心。

纪委书记说，感谢林雪同志，你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它是一只警钟，能够敲响所有还有点儿党性、人性的同志的耳鼓。林书记，您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们一定让孟广太同志好好地深刻地反省反省。我们要处分他，包括最严厉的处分。

林书记说好的，你们纪委绝对不能手软，要来硬的……当然罗，也要根据中纪委的有关规定办案。国有国法，党有党纪嘛，是不是老高？

上官喝下一杯纯净水，润润嗓子说，我这里有几个界限说出来供大家参考。第一，洗“泰浴房”是不是就是嫖娼？我看好像还不能够在二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第二，从录像里还看不出来孟广太嫖娼的细节，不能够